

作家频道

睡莲与玫瑰

阿占

印象派是19世纪后期西方绘画史中的重要艺术流派。准确地说,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1874年莫奈创作了一幅《印象·日出》,笔触潦草空间模糊,好像没画完一样,这在学院派看来根本就是草稿,随后被评论家们戏称为“印象派”,由此而得名。

契诃夫是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属于他的红尘起止时间为1860年1月至1904年7月,世人将他与莫泊桑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我却容易将他与印象派画家并列组合。至少有三样东西让他们发生了交叉,一说创作年份,二为自然情志,三是作品调性。

毫无疑问,印象派都是自然之子,他们戴着草帽,背着沉重画具,当然还要备好硬面包或土豆,去村庄周边的湿地写生,一天又一天,为此迷醉和疯狂。1883年4月莫奈乘火车经过巴黎西郊吉维尼小镇的时候,被大自然的静美吸引,决意定居于此,打造心中的花园,直至1926年离世。就在莫奈相遇吉维尼三年以后,契诃夫独自离开莫斯科回到故乡,在顿涅茨大草原漫游两个月,第三第四部短篇小说集相继问世,荣获“普希金奖金”。

莫奈有睡莲,契诃夫有玫瑰。“除了画画和园艺,我一无是处。”这是莫奈的说法。即使生活窘困,他的生活里也不曾缺少花香萦绕。卖画卖出钱以后,他雇佣了五个园丁一起打理花园。池塘引自塞纳河支流,岸边依依垂柳宛若一团团绿云,池水之上睡莲如梦,成为莫奈最著名的创作主题。契诃夫则一生钟爱玫瑰。致友人的信中,他提到自己亲手在雅尔塔的别墅花园栽下了一百多株玫瑰。契诃夫亲手设计和建造自己的花园,像斟酌词句一样把握水分、土壤和阳光的互动与平衡,这一点和莫奈打造池塘没有什么两样。

最令契诃夫欣喜和愉悦的写作对象便是大自然。契诃夫早就料到,人只有在整个自然的广大中,“才能够尽情发挥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醋栗》)可是,先知先觉的契诃夫感觉到了人对自然的冷漠无情和肆意破坏。“森林越来越



插图 阿占

少,河流日渐枯竭,禽兽绝迹,气候反常,我们的土地因此一天比一天丧失了它的美丽和财富。”(《万尼亚舅舅》)

十年前我去拜访莫奈故居——从巴黎向西大约45分钟的车程,在塞纳河谷的一个小山坡上,一座二层楼房站在唯美图景里,仿佛天堂一隅不慎坠落人间。莫奈故居仍保留着一个世纪以前的模样,在一楼画室,我又嗅到了当年空气中新鲜的松节油味道,很多家具、物件也都是莫奈亲手设计制作的。我确信,莫奈的魂还在这个花园里,在他写生的池塘边。光线变幻,睡莲变成了蓝的,紫的,金的,粉的——只要睡莲盛开,莫奈的灵魂就在继续散步。

同样是十年前,在契诃夫故居、雅尔塔别墅,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超帅的男子,他曾立志成为园丁,同时在文学中培植着关乎人类未来的良知的土壤。他是为数不多的在文学中以自己特有的伦理道德去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家。早在160多年前,契诃夫就提出了“生态美学”的思想,从而把巨大的才华、锐利的才智、明亮的灵魂和无限的仁慈结合在了一起。



人生印记

难忘那束手电筒光

姜宝凤

30多年前,我在离家二三十里地的乡中学上初中,那时候学校设施比较简陋,没有学生宿舍,所以每天下晚自习后,同学们都纷纷径直跨上各自的自行车赶回家里,第二天一早再返回学校上课。

我们当时是夜里8点钟左右下课,此时再骑车回家,一路上荒郊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黑灯瞎火令人十分害怕。哪像现在,大多数学校都可以寄宿,即使走读要么坐校车,要么有父母接送,即方便又安全。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每晚放学后,伴着稀疏的星光,我们几个邻村的学生一起结伴而行。那时的乡村道路都是崎岖不平的土路,骑行起来需要小心翼翼。遇上刮大风,如果是“顺风”骑车还好,不太用力,要是“顶风”那就惨了,好像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还是感觉路途漫漫,一个个摇头叹息着什么时候能到啊!下雨天也是让人极其讨厌的,往往骑行没几步远,就让车车轮、链条间就塞满了泥草,不得不走走停停,摸黑找块树枝这里戳戳那里抠抠。还有冬天的时候,本身穿的衣服比较多,也很笨重,一路喘着粗气奋力蹬车,额头上的汗水粘连在头发、眉毛上凝结成一层层冰碴子,冷风一吹直让人打寒颤。况且脸冻得通红,耳朵像被刀割似的,手腿也僵硬肿痛。那要再赶上下雪天,道路溜滑,得好好控制着自行车,稍不留神不是摔得人仰马翻,就是一头扎进了路边沟里。

这些痛苦遭遇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说还算不上什么,可走夜路的恐惧是让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难以承受的。半路上与邻村的同学分手后,我需要再独自翻越一处山岗才能到家。此处山岗苍柏茂密,怪石嶙峋,杂草深处还散落着一座座荒坟野冢,风吹过松涛阵阵,飒飒有声,行至此间偶然传来一两声阴森的猫头鹰叫声更显得静谧诡异。所以刚上初中第一次夜间经过山岗时,我老远就停下了自行车,吓得心惊胆战不敢前行。正在我进退两难之际,忽然从远处的村口照射过来一束笔直而明亮的手电筒光,这束光让我顿时鼓足了勇气,一口气奋力蹬车急驶而过。到达村口时我发现这束光是父亲打过来的,他笑眯眯地说:担心你一个人走夜路害怕,所以我就给你照一下手电。我鼻子一醉,一头就扑进了父亲的怀里……

此后,父亲的这束手电筒光风雨无阻地为我照亮了三年,这束光不仅指引了我回家的路,也在我迷茫无助时给予了我无限前行的力量。我坚信,此生只要沿着父亲的这束光走,就不会被脚下的阴影所吓到。

向着光,终会成为光!

生活有感

饺子好吃

王湊

国人的食谱里离不开饺子,尤其北方人,饺子应该是最常见也最受欢迎的吃食之一。

以前吃饺子是一种很有仪式感的享受,一般平民百姓一年中吃饺子的次数是有限的,而且多与节日相关,比如春节、小年、入伏、冬至等重要节日节气之时,饺子才会上桌。此外饺子的食材要有白面有肉有蛋。物资缺乏的年月白面少,要计划限量购买,肉也是“稀罕物”,不管是猪牛羊,不知是饲养能力和技术的缘故,还是其他的原因,反正市场能见到的数量很少。再有一点,也是要害环节,就是人们囊中羞涩。因此即便市场敞开供应,也未必买得起。在那个特殊年代,饭桌上隔三差五能见荤,绝对算得上“富裕”人家了。

尽管如此,饺子还是要吃。许多人家把吃饺子当成一种改善生活的重要标志。星期天时,大杂院里会听到“砰砰”的剁肉和剁菜声,那是为包饺子做准备。听到这声音,有的人很“敏感”,“大馋虫”下意识地上下翻动,孩子们更是会出现一副羡慕状,眼神里都闪烁着渴望,还时不时伸长脖子朝那些“砰砰”响的人家探头探脑,似乎想一探究竟。那情景,现在想起来心里还不是个滋味。

吃饺子似乎也分季节,感觉冬天会多些。这或许跟蔬菜的生长有关系。北方冬天白菜是主打菜,家家户户都提前储备了许多以备过冬。白菜分菜帮菜心,菜帮有些“粗糙”,一般炖着吃、炒着吃,菜心“嫩”,多都拌着吃,更多的“包”着吃。北方人喜欢用白菜做饺子馅,特别是白菜心,一是细腻好吃,一是饺子毕竟属于“大餐”,用料上自然讲究,白菜心拌上猪肉,味道极佳。当然如果要再出味道,还可以放一把韭菜,会更鲜美。

从记事开始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吃过的饺子几乎都是白菜馅的,还真没印象吃过其他菜馅。至于后来出现芹菜、黄瓜、茭瓜馅,大都是物质供应逐渐丰富后,一些大饭店陆续推出饺子“新产品”,人们才逐渐“豁然大悟”:原来这些菜也可以充当饺子馅啊!再后来,饺子馅放什么蔬菜合适,人们可以依照喜好随意选用,喜欢就OK!常见的芸

豆、韭菜、胡萝卜、荠菜、蛇瓜、圆葱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多年前母亲试着用辣椒包饺子,因为是头次尝试,选用的不是辣度有限的青椒,而是辣味浓郁的尖椒。结果一大堆饺子后来被当“菜”,就着饼子、馒头和稀饭,消化了好几顿最后才完成任务。不过那些日子我们家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因为就在母亲包吃饺子的那天,我获知考上了大学。心中的激动和高兴早已覆盖了那辣辣的滋味。饺子给我带来了福音。

吃饺子是许多人家招待客人的首选食物,尤其是农村,让客人吃一顿热气腾腾的饺子,是一片盛情的最好体现。我印象很深的是,每每到胶州的姨姥家,老人家见面后一边很高兴地叫着我的名字,一边会说,晚上咱们吃“箍扎”。“箍扎”是胶州的方言,指的就是饺子。农村包饺子似乎更方便,自家小院子里有自种的菜,随手摘割一些,再到供销社割点肉就可以拌馅了。如果碰巧没有肉,自家鸡下的蛋总会有的,于是就包素馅的。其实素馅受到不少人的青睐,尤其这些年许多人注重养生,更喜欢清淡一些的食物,“素”,变成了许多人的首选。

素馅饺子有鸡蛋粉丝就可以搞定。当然有其他蔬菜则更好,像胡萝卜了,黄瓜了,茭瓜了,还有蘑菇了,都是素馅饺子的好食材。如果配上虾仁更上一层楼。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去陕西出差,饭点时也不知怎么搞的,稀里糊涂进了一家素食餐馆,点了一盘饺子,一咬发现除了粗粉条和虾皮没别的,那滋味实在不敢恭维。后来问服务员,人家还感到很委屈,说,我们这是素食饭店啊!那一刻我也明白了,同样被称作“素”,内容却并非相同。我们现在所吃的素馅饺子,其营养成分、口味甚至价位其实远超过“荤”馅饺子,绝不是字意上的“素”。

如今想吃饺子随时可以满足口福。自家包也可以,去饭店也行,不愿动弹,叫个外卖也很方便。不过许多人说现在的饺子食材虽然很丰富,口味也不错,而且再也不是什么“奢侈”之物,但总觉得没有从前那种味道了。是不是如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个中的滋味只有自己品才地道!